

# 阅读格丽克的两个向度

崔子怡

**阅读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，可以发现她在感受个体痛苦方面具有敏锐的触觉，痛苦的个体经验是她诗歌的强大驱动力。**

但同时，她对希腊、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，以及对人物点滴细碎、转瞬即逝心理的把握，为她的诗歌带来了另外一个向度。在个体经验与人类普遍化境遇的两端，格丽克站在冷静面对冲突和创伤的立场上，最大限度地抵达了真实。

## 由个体痛苦造就的精神自主

格丽克在青春期曾进行长期艰苦的节食，最终患上了厌食症，不得不退学接受心理治疗。对于患厌食症的经历，格丽克认为，这种病症“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”，“饥饿感帮助我控制了食欲，对于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，是大有帮助的。”痛苦和负面经验对于诗人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塑造作用，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令青春期的格丽克获得了某种自我掌控的能力（即使这种不健康的行为令她付出了长期痛苦的代价），还令她并非在隐喻层面上理解了忍耐痛苦与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。在格丽克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因抱持精神痛苦而获得的精神自主性。

诗歌《十月》创作于美国发生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之后。在诗歌投射的世界里，我们首先触及的并非一系列具体的意象，而是色调鲜明的心灵反应与感情氛围。诗中，当抒情主人公看到夏日黎明的景色，她说：“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：太阳，那可能是八月的太阳，正在归还/曾被带走的

奖的女诗人，格丽克却以诗作回应了“这个世界还有诗意吗？”这一文学需为当代世界承担的责任。

露易丝·格丽克出生于1938年，其祖父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，但她称自己尽力避开犹太裔身份和女性主义。作为一个个体感受型的诗人，她的诗歌少有政治色彩，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阅读和理解这位女诗人，一端是对于个体痛苦高浓度的抵达，而在另一端存在着以日常化的叙事、舒缓的语调以及简洁准确的修辞，对于人普遍化境遇的省思和存在性主题的阐释。

## 神话书写与个体经验的“范式”

格丽克早期的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“罗伯特·洛威尔和西尔维娅·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仿者”，可以说，格丽克的诗歌创作极大地依赖于个体的痛苦经历，并借此探讨生、死、爱等诗歌主题。但是，格丽克仍然与自白派存在较大的区别，与后者挖掘私人经历和创伤的自传相比，格丽克直言：“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，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，让我感兴趣的，是它们似乎是……范式。”在自身与经历所构成的纽带之外，诗人显然还对另外的东西充满了探寻的热情：在人类集体的文化心理和叙事中寻找个体的位置，哪怕这个体的内心反应是那样的琐碎、日常化和转瞬即逝。我们可以将格丽克对于希腊、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看作她将自身生活素材转化为“范式”的一种尝试。

诗集《阿弗尔诺》写被冥王掠走的冥后珀尔塞福涅，《草场》以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故事为主题，《新生》写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……格丽克善于通过对希腊神话的再解读表达现代性主题，希腊文化的精美、生动与纯粹和生、死、焦虑以及家庭生活等种种现代社会的主题交织在一起，令人难以忽略T·S·艾略特对她的影响。

格丽克独有的，是以天真无邪的眼光，在一个因天真而显得陌生的语境中再审视和解读神话人物的心理。

诗集《阿弗尔诺》中的诗歌《贞忠的神话》写冥王哈迪斯认定自己爱上了珀尔塞福涅，他为她改造地狱，并将之命名为“珀尔塞福涅的少女时代”，最后他向她表白：“你已死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。”《阿弗尔诺》中充斥着精神死亡的主题，少女珀尔塞福涅被冥王爱上并掠走便是精神死亡的隐喻。而在之前，珀尔塞福涅早已厌倦了自己的少女身份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她的“亲戚”，在水里看到的太阳也是“叔叔在监视”。很明显，这是对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丧失精神自由的批判。格丽克写道：“一方面，灵魂漫游。另一方面，人类生活在恐惧中。/在两者之间，是消失的深坑。”珀尔塞福涅在被监视的恐惧中欺骗自己“从不孤单”，于是“像是对祈祷的回答”，她被黑暗之神带走、消失、走向死亡，在诗人的叙述中，很难说珀尔塞福涅不是一个无辜的共谋者。神话人物一瞬间的遐思成就了一首诗歌的意义，即，将鲜活的个体境遇纳入了西方文化传统和更为广泛的文化批评视野。

## 以心理分析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

《草场》以《奥德赛》的故事为素材，但诗人关注的并非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，而是关注微妙的男女关系以及家庭创伤等主题。当奥德修斯即将远航，他在黎明最后逗留的时刻抚摸着珀涅罗珀的肩膀，而妻子却真切地感受到丈夫那急于冒险和离家的心情：“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人/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感”；就像海边的希腊农夫急于看

到日出，“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夫/变成英雄。”奥德修斯对于冒险的渴求在《人质的预言》中受到了人物内心自言自语式的质询：“难道战争/只不过是一场男人版的化妆打扮？/一个游戏，意在逃避深层的精神问题？”聚焦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，格丽克以《忒勒马科斯的罪》《忒勒马科斯的善良》《忒勒马科斯的左右为难》等6首诗令我们看到他的回忆、自白、自我剖析和忏悔的心理档案，喃喃自语的诗歌语言如同在心理医生的诊室中回荡着的个人讲述，对一个本性热烈而自愿毁灭的父亲和一个守着织布机、想象丈夫放荡生活的母亲带来的家庭创伤进行反思。这些诗作以其深层次的思维影响着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能在共同的故事或信仰原则中挖掘真理，那么是否更应该在人格化的体察之中洞察真实？

无论是面对创伤、丧失还是死亡，格丽克采取的皆是一种永不抗拒冲突的立场。青春期接受的心理分析治疗对她的诗歌思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也成为她的一项“智力任务”——令她反对自身思想倾向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和种种妄想，用怀疑检验自己的话，从而在智性和道德的层面上，尽可能地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。这也使得她诗歌的两个向度交织在一起，于痛苦的核心之外，闪耀着静穆与朴素之美，回应着在一个哪怕是充满了焦虑与痛苦的现代世界，所应具有的诗意思考。

格丽克曾责备自己的心理医生，将她治得太好、太完整了，这样她将再也不能写作。1990年，她在随笔中写道：“事实上，这个世界毕竟是存在于我之外的，正如它存在于所有自我中心主义者之外。”格丽克突破了她自身的痛苦，对她而言，诗歌是最好的疗愈。

## 聊书

### 品味生活美意

张瑜

对于任何事物的意象和感念，不同心境下触发的感情千差万别。比如面对走近我们的冬季，有人嫌弃它的干裂寒冷，便会有人倾心于它的白雪美颜。在变幻无常的世界和生活里，无论世事怎样纷纷扰扰，找寻一些美意留存心间总是好的。

此时、此地、此身有这样的感悟，受教于赏读朱光潜先生的《人间至美》一书。该书收录了老先生各个时期作品中通俗且经典的散文篇目，在这本书里，朱光潜从煤炭成灰的慈慧殿三号讲到人声嘈杂的后门大街，说草木、论宇宙、谈动静……无论处于人生前台还是后台，先生感悟升华出来的文字均字字珠玑、净化人心，蕴藏着无言之美。

朱光潜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，是我国著名的美学专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，著有很多重要的著作，有着对美学、人生、处世、哲学、自我修养、文艺等到的见解，读他的作品，深深感到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

除了对朱光潜先生的学术造诣十分钦佩，我也特别欣赏他看待人生的态度，豁达而通透。他的散文，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温暖而美好。即便在乌云压顶之时，在他或娓娓道来或义正词严的论述中，你也能收获拨云见日的力量。

每当谈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总有人提起《月亮和六便士》这本书，还有那句“满地都是六便士，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”。六便士曾是英国银币的最小单位，六便士和月亮便成为现实生活中面包和高高在上的理想的比拟。

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探讨题材，一直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在论述。未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之前，我只知道这一题材中的经典，却好奇这本成书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，究竟讲了什么，会让它出版即轰动？

该书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·高更为原型，用第一人称“我”，讲述了主人公查尔斯·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，斯特里克兰德在40岁的年纪突然着了艺术的魔，抛弃富裕的家庭、美满的婚姻、健康快乐的孩子，毅然决然地选择画画，即使他之后穷困潦倒、疾病缠身也没有放弃，直到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。

40岁开始重新选择一个职业，一切从零开始，你敢吗？人到中年，抬头望月的人不少，但真能放下一切追求理想者却是寥寥。

100多年前，作为英国小说家、剧作家的毛姆用解剖刀一样冷峻、犀利的目光剖析人生和社会，有着广阔的生命视角。月亮和六便士这两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构筑了这部伟大的经典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月亮与六便士，并不是非左即右的两端，它们常常穿插在我们的一生中。想起阿根廷作家切·格瓦拉的话，“让我们忠于理想，让我们面对现实。”

提起王阳明，第一时间会想起这位人物著名的学说——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“亲民”。但论起他是何方人士，缘何成为一代大家，生平履历几何，我却只能语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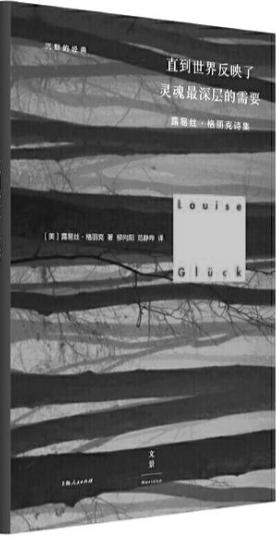
翻看《王阳明统说》一书，才算真正了解了明代这位著名的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军事家和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。

王阳明原名王守仁，世代书香官宦第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三代进士……从王阳明的时代讲起，《王阳明统说》一书论述了王阳明家世与悟道、践行圣道、学说内容与其教育思想及社会治理价值的意义等，简明地向读者呈现了另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王阳明，是一本了解王阳明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。

该书是作者刘兆伟、刘北芦在多年宣讲、研究内容基础上的汇编总结，特别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性、创新性的研究阐释，是一次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。成书前，作者还亲自走访考证王阳明修养场所、悟道场所和去世场所，涤除讹误与迷信传说，带我们走近了一个真实、端正、丰富的王阳明。

## 另一个“水浒”

曲宏



水浒有两个。一个是中国，我们耳熟能详的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演绎的“水浒”，对于它的“真实”，我们绝大多数人也从未有过丝毫的质疑；另一个是历史上的“水浒”，是依据史料还原给我们的一个真实存在的“水浒”。

那么，两个“水浒”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呢？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《水浒传》虽是文学作品，但并非全是虚构故事，虚拟里还掩藏着一些史实。《水浒传——虚构中的史实》（以下简称《史实》）一书为我们拨开1000多年来的重重迷雾，以史学家的视角，抽丝剥茧般地细致探寻《水浒传》深处的真实影像。

《水浒传》像吸吐万物的大江大河，踏着时间的脚步，将迷人的历史元素、民间故事、稗官野史等营养化为己有，施耐庵从这些史实、世俗生活、民情百态等元素中取其精华，并破茧成蝶。

其实，《水浒传》的“孪生兄弟”不

少，有70回本、100回本、120回本，还有150回本、160回本。著名评论家金圣叹只取70回本，他认定百回本后的30回是伪造。从文本可见，前70回的故事，经过民间加工已臻成熟，循着这些好汉一个个落草梁山的脉络，清晰可见一条贯穿全章的造反线索。《史实》也认为，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、大闹五台山，林冲误入白虎堂、雪夜上梁山，等等，都是可以单独成篇的短篇小说，甚至相互之间可以无任何关联。

一百单八将，历史上远没有这么多。《水浒传》的主要人物并不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一百单八将。撇开虚拟创作的渲染，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原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《史实》告诉读者的是，宋江确有其人其事，但从北宋末年到南宋灭亡近200年间，宋江一伙最初只有36人。史料上的名字，与《水浒传》天罡星36人的名字基本吻合。《史实》认定，《水浒传》描写宋江讨伐方腊

完全是虚构的，征讨大辽以及平定田虎、王庆之乱等故事，也是虚构的。

虚构对小说来说，当然是必须的，“文学是精巧地说谎”。要让小说人物“立”起来，就要勾勒出人物个性。《水浒传》在历史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改编，或移花接木，或添枝加叶，或把更多故事汇集到一个人身上，《水浒传》人物的个性鲜明正得益于此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浪里白条张顺，是在南宋张顺成型故事基础上改编的。史料上记载的张顺祠，是百姓为南宋将军张顺立的。南宋末年，襄阳保卫战一打就是5年多。襄阳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棉帛和食盐都用尽了，日子难以维继！满载物资的百艘船只，只在张顺将军率领下浩浩荡荡而来。当时汉水在雨季暴涨，但船队仍抵住蒙古军队的箭雨，从汉水上游走水路成功突进襄阳城。船队进城，不见张顺将军。几日后，一具遗体潮流而上，视之，乃张顺将军，“身中四枪六箭，怒气勃勃如生”。

张顺的故事在南宋可谓家喻户晓，《水浒传》借用过来，创造出了浪里白条张顺攀爬杭州城墙的惨烈一幕。

神魔气息是《水浒传》给人物罩上的一层“烟雾”，就像今天的玄幻小说一样。小说中的戴宗绰号“神行太保”，一使法术便腾空而起。腿上绑上两枚甲马即缠腿，如同今天火箭加了燃料一般，戴宗竟能“日行500里”。现实中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。其他如公孙胜、张天师等，小说也都将他们写得法术无边，但这些富有玄幻色彩的故事达成了读者天马行空、无所不能的愿望，以至于让一代代读者津津乐道梁山好汉的故事时，心中从不曾出现哪怕一丝的违和感。

穿过《史实》的字里行间，作者带领读者走进了掩藏在小说里的史实世界，一个有趣的世界，一个沾满泥土并带有温度的世界。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“水浒”，一个我们现在生活的土地上，曾经真实存在过的“水浒”。

## 寻找艰难人生中的幸福底色

李玉娇



正如作者陈格非自己所说，“这是一本探讨幸福的小说，描述作者这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在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利益、责任等问题上的争鸣与思考。”通读了陈格非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血色幸福》后，萦绕在脑海的始终是一行加黑的文字：幸福是什么？

“幸福长成什么样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是姓赵？还是姓钱、姓孙、姓李？”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的诘问，也是读者在阅读时的诘问。品读这部小说，从一个

作品的主题和叙事就容易流入概念化。细细读过，我的这种担心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长舒口气的阅读快感。作者凭借看似平常的细节、平实的文字和对日常生活透彻理解，以及对现实生活和爱情的想象力，将原本属于通俗小说的爱情元素和家庭伦理元素不断拓展，通过情节将其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和家国情怀的开阔视野中，使这部小说有了自己的宏大格局。小说的情感铺垫细密而自然，在情感的渲染上该铺陈的铺陈，该节制的节制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俗，情感充盈而又不外溢。从形而下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中脱颖而出，走向一种价值引领，支撑起了“幸福”这个简单而又复杂，细小而又庞大的主题。

“我们都是平凡人，渺小的个体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，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，没什么喘息的机会，只能不断向前。男人肩上扛着九九八十一难……”读这部小说，我会情不自禁想到辛格笔下的一些人物，他们善良、坚韧，尽管有时也柔弱，但就是最困难的。

也以一种乐观的姿态来承受，因此都能给读者以巨大的温暖。林琳和这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，在逆境和灾难来临之际，他们会彷徨，也会惴惴不安，但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姿态默默地承受，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姿态迎接或者挑战。他们都有一颗宽厚之心，他们都能够承担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苦涩和艰辛，他们以自己的“傻”或“憨”，实现了聪明人难以实现的目标，对丑恶与苦难选择了积极的救赎方式。这是一种柔软的力量，也是一种宽容和善良的力量，说它是水也好，漫过荒芜便是宽广与无垠；说它是锐器也好，直插冷酷的现实和人性的内部。不管是水还是锐器，都涵纳了人的坚韧和苍凉。陈格非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不是简单地赋予主人公一种命运的错位和尴尬，而是通过人物所经历的“八十一难”，展现出人物的善良、坚韧、重情重义，以及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。这样，整部小说便有了向上的力量和伦理的温情。

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可圈可

点，有传统小说的叙事策略，抒情、注重人物刻画，也有现代小说的智性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叙述收放自如，文笔从容流畅。作者用革新的浪漫主义方式看待世界，利用小说人物的视角进行作者的自我叙事，有着隐秘与灵性的审美发现，通过情节的步步递进，将人物关系和人物心灵逼进现实深处最尖锐、最隐秘的部位，使他们的自我抗争与现实生活之间，形成了一种既日常又有戏剧冲突的状态。情节沿着主人公的精神轨迹游走，不仅轻松地化解了各种容易流入空泛的窘境，还使一些充满坎坷的、不公正的苦难遭遇变得更有艺术力量。

关于“幸福”的题材不易写出新意，作者用一颗通透明的心，诚恳地感知生命，用自己的真诚，使幸福在苦难中得以升华，使幸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成为一种大悲悯情怀。并用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，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内核，也支撑起属于自己的叙事。用理想的光芒和人类普遍的情感，实现了小说该有的震撼力、感染力和启迪作用。

## 聊书

### 《月亮和六便士》

张瑜

《月亮和六便士》是英国作家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的一部代表作，也是他的成名作。小说讲述了一个原本富有的银行家为了追求艺术梦想，抛妻弃女，远赴巴黎，成为一名画家，最终穷困潦倒、病死异乡的故事。

毛姆笔下的主人公查尔斯·斯特里克兰德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。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，过着优裕的生活，但他却渴望追求艺术的梦想，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笔下的主人公查尔斯·斯特里克兰德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。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，过着优裕的生活，但他却渴望追求艺术的梦想，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不屑。

毛姆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对物质